

潛水 貝殼夢

在一個風和日麗適合到海邊的日子，澳底淺淺的海水中，竟有如此多的活海貝，雖然只是常見的品種，但首度看見活海貝，真的令人好興奮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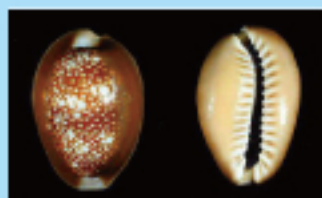
游振弘 | 台電聯合診所復健科醫師 |



我常夢見貝殼



記得當初是在台東的海邊，我獨自開車至一處無人的海邊，停下車後往海的方向走，原先只想在此聆聽大海澎湃的聲音，感受一下大海無邊的神秘，就那麼一瞬間，反射著萬里晴空的太陽光打入眼簾，走近一看，是一顆海貝。一顆橢圓形、咖啡色的小海貝，其背面有無數小白點，腹面有類似牙齒整齊排列的貝殼（日後才知道，這是一顆雪山寶螺）（圖1），就這麼進入我往後為大海迷戀的美好歲月…。



一顆小小的貝殼，竟給我心靈上無限的滿足，那種無心的、不期而遇的喜悅，就能讓我快樂好久好久…。從那一刻起，我知道我的世界裡，註定烙著貝殼的痕跡。

首度浮潛抓活貝，應該要感謝中華民國貝類學會的一些貝友吧！在一個風和日麗適合到海邊的日子，澳底淺淺的海水中，竟有如此多的活海貝，雖然只是常見的品種，但首度看見活海貝，真的令人好興奮！但總為了較深處那顆美麗的貝貝，無法潛下去拾起，而深感遺憾，也許這就是我學習潛水的動機吧！

▲ 雪山寶螺



最要感謝的應該是老婆大人了！因為她也喜歡貝貝，於是一起報名學潛水。我倆的水性應該是常常一起浮潛訓練出來的，一開始連教練也認為我們好像比其他學生更不怕水（其他學生很怕面鏡脫卸，很容易噎到水），於是一路上我從開放水域（Open Water）潛水員，進階開放水域（Advanced Open Water）潛水員，救援（Rescue）潛水員，然後進入專業潛水教練協會（PADI-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）的領導階級－潛水長（Divemaster），最後得以參加PADI的國際潛水教練考試（Instructor Examination）。「就是咬著牙撐下去」我告訴自己。我曾在寒流來襲的風雨中，驅車前往東北角，在浪高可打上濱海公路且空無一人的海岸上，10℃的路上寒風，使我直打哆嗦，腳步險些站不穩。15℃的海浪，使人瞬間可移動3公尺，在能見度不及兩公尺的水中，除了依靠手上的指北針之外，水底的地形地物更是遙不可及的定位。

我曾獨自一人在無人的泳池訓練自己的

動作，號稱有加溫的24℃室內溫水泳池，其實真的只是號稱。練到自己從心底寒到指間才停止，上來後又是另一個寒凍的開始。不立刻著裝，保證你很快就會失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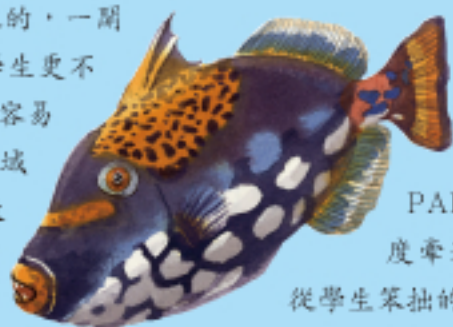
從來都沒有想過，自己有一天會成為教練，也常常被質詢我如果只是为了要撿貝殼，何必一定要當教練，但我總以為既然要學就要學到某一個等級以上，何況老婆大人也喜歡潛水，我不教她行嗎？當然頭銜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經驗，其實很多潛水意外，

出事的經常是自以為是的教練，我時常這樣提醒自己。

而當我終於成為PADI的國際潛水教練，首度牽著學生的手下潛時，才從學生笨拙的姿勢看到從前的自己。

「無論何時都要對大海心存敬畏」，要成為一名好教練，觀念和經驗都很重要，在這段學習的路上，我想我還是會不停地潛下去的。

潛水是一種感覺。當我咬著調節器，做勢要潛伴隨我下水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的世界再也不一樣。陸地上的一切令人煩惱的不快，都將離我而去，隨著吐出的泡泡，恣意享受放鬆的心靈。所以，潛水不只是一種感覺，對我而言，更是工作之餘充電的時刻。





終於成為PADI的國際潛水教練
(後排左4為筆者)

從岸上拾貝，到浮潛採集，終於可以潛水抓活貝。一路走來有苦有樂，但令人高興的是有老婆大人與我同行。在潛水員做夢的路上，我永遠不會孤單。

潛入心房暖意興，水裡悠遊任我行，
貝殼世界多綺麗，夢中遨翔不願醒。✂